

莫扎特： 音乐的 神性 与超验 的踪迹

卡尔·巴特 汉斯·昆 著

朱雁冰 李承言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上海三联书店



教学 学术 研究 文库



莫扎特： 音乐的神性与超验的踪迹

卡尔·巴特 汉斯·昆 著 朱雁冰 李承言 译



CHINESE ACADEMIC LIBRARY OF CHRISTIAN
THOUGHT IN HISTORY (ED. BY ISCS)

莫扎特：音乐的神性与超验的踪迹

主 编 / 刘小枫
著 者 / 卡尔·巴特 汉斯·昆
译 者 / 朱雁冰 李承言

责任编辑 / 陈保平
装帧设计 / 姜 明 周艳梅
责任制作 / 钱震华
责任校对 / 达 微

出 版 / 生活·读书·新知 上海三联书店
(200020) 中国上海市绍兴路7号

发 行 /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生活·读书·新知 上海三联书店

制 版 / 上海群众印刷厂
印 刷 /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

版 次 / 1996年8月第1版
印 次 /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50×1168 1/32
字 数 / 78千字
印 张 / 3.5
印 数 / 1—12000

ISBN7-5426-0953-X
B·81 定价 5.95元

总 序

百余年来,无论欧美还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在欧洲自然科学的知识观影响下逐渐形成和扩展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形态。一种实证知识性的思想原则和与之相应的知识学方法构成了现代学术的品质。大学和研究机构在现代社会中的设置和扩建,为现代学术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因此,从知识学原则和学术建制两方面看,现代学术都与传统的思想文化形态有性质上的不同。

现代学术(人文——社会科学)的首要任务是,以知识学的原则和方法检审历史和现实中的思想和社会,尽可能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地反省人类的意识理念和生活样态。在这种学术形态中,基督教神学自身作为一门传统思想学术也发生了变化,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

百余年来,汉语的现代学术建设已初具形态和规模,无论是欧美现代学术典籍的翻译还是汉语思想学术的研究本身,已呈积极发展之势。

基督教文化不仅是欧美思想文化的传统并迄今仍是其基本结构要素,亦已成为汉语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现代学术的角度,研究基督教的思想和社会之历史和现实,是汉语学术界的一项任务。在汉语现代学术的百年发展史中,对基督教思想和社会的学术研究,实际最显单薄。

1400121

DX41/33

本文库致力建设基督教文化研究的学术领域,主要译介欧美现代学术(19世纪末以来)中基督教文化研究具有学术份量的典籍,亦刊行汉语学者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俾益於发展中的汉语人文——社会科学以至思想文化。

文库的编译工作由我国人文学者从事,邀聘海内外资深学者为编译学术顾问。现代学术的发展很快,新概念迭出,译述之难,事者皆知。文库编、译者诚愿学术界同仁不吝指教,共臻学术。

刘小枫博士

1994年10月於南京

中译本前言

作曲家莫扎特(Mozart)在欧洲文化史上占有突出的位置,这不仅是指他在音乐创作史上的地位——柴柯夫斯基(Tchaikovsky)和马勒(Mahler)都把他奉若神明,也指他在思想史上的影响(例如对基尔克果 Kierkegaard)。

本书提供了莫扎特音乐与基督神学的关系的两份现代文献:一,现代基督新教神学泰斗卡尔·巴特(K. Barth)在莫扎特诞辰二百周年时写的几篇饶有兴味的随笔;二,现代天主教神学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汉斯·昆(Hans Küng)在莫扎特忌辰二百周年时写的两篇研究论文。基督宗教与欧洲音乐的关系,并非仅体现在欧洲音乐史上至今仍在发展的宗教性作品(教堂音乐、弥撒曲、安魂曲等),也体现在神学家对音乐的沉思——施韦策尔(A. Schweitzer)曾写过数十万言的巴赫(J. S. Bach)研究。

巴特的几篇短文,虽属杂感性质,却透露出他的思想中一些颇为独特的方面,例如,他把莫扎特的弥撒曲与自己的卷帙浩瀚的教义学联系起来:两者的本质都是堂皇上帝的荣耀。这

些短小的随笔,是研究巴特思想的有学术价值的资料。

“论莫扎特的自由”一文被看作是巴特的一篇重要文献,涉及他对基督信仰辩证法的理解,这是通过“基督徒的自由”这一概念表达出来的;基督信仰的欢乐超越痛苦但并不否认痛苦,生命中有阴暗、混乱和不幸,尽管如此,基督信仰对生活充满爱心。

昆的两篇论文则有相当的学术性,它们分别讨论两个有关的问题:第一,莫扎特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其音乐作品的宗教属性是什么,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昆试图解答;第二,通过对莫扎特弥撒曲的神学解析,昆致力说明莫扎特音乐的基督信仰的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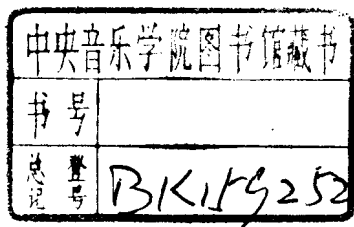
这两部作品实际都是两位神学思想家以自己的思想诠释莫扎特的结果;反之,也是莫扎特音乐的影响史在神学中的反映。

两书原分别作为单行本印行,中译本将两书合璧出版,不仅是出于篇幅上的考虑,也是为了便于互参。

刘小枫

1994年元月

于香港道风山



目 录

总 序

中译本前言

刘小枫

莫扎特

巴 特 1

我与莫扎特	3
致莫扎特的感谢信	5
莫扎特评说	9
论莫扎特的自由	20

莫扎特:超验的踪迹

汉斯·昆 41

引 言	37
超验的踪迹——对莫扎特音乐的体验	40
一、天主教的?	41
二、宗教性的?	44
三、神性的?	47
四、人性的、太人性的	50
五、奥秘	52
六、幸福感	55
七、结语:超验的踪迹	61

人民的鸦片？

——对莫扎特的《加冕弥撒曲》的神学思考	68
时代背景	69
《慈悲经》	73
《荣耀颂》	74
《信经曲》	81
《圣哉经》	86
《羔羊经》	91

莫扎特

卡尔·巴特

我与莫扎特

要我简单谈谈“我对莫扎特的认识”？谈对一个人和他的作品的“认识”，这是一件私事。所以，我为我可以从私人角度谈话而感到庆幸。当然，我并非音乐家或者音乐理论家，但对于莫扎特我却能够而且必须说出我内心的认识。我最早接触伟大的音乐——当时想必只有 5、6 岁吧——便是接触莫扎特。那是——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父亲在钢琴上弹出的《魔笛》中的几个小节（“我的塔明诺^①，啊，这是多么幸福……！”）。它“浸润着”我的身心。后来，我逐渐长大，最终成为老人。我听过莫扎特的许许多多、而且是完全不同的作品。时间越久，感受越深，莫扎特成为我此在的恒定因素。有人曾经问我，难道我从我的神学观点方面考虑在音乐领域就没有发现完全另一类音乐家吗？我不得不承认（正如最近读到的那些奥里诺科河^②边的印第安人第一次接触到欧洲音乐时的情况那样）：没有，只有莫扎特，别无他人。我必须承认，我多年以来（多亏留声机这项令人无比赞叹的发明），每天早晨总是首先听莫扎特的音乐，然后（姑且不说读报）方才研究教义

学。我甚至必须承认,当我有朝一日升上天堂,我将首先去见莫扎特,然后才打听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和托马斯(A. Thomas)、马丁路德(L. Martin)、加尔文(J. Calvin)和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的所在。对此我该如何解释呢?一言以蔽之,也许可以作如是说:游戏也属于每天所需的食物。我倾听着莫扎特——只限于他,不论幼年的还是成年的莫扎特——在游戏。但是,游戏是要求去掌握的一项技能,因而是一件高尚而严肃的事。我在莫扎特音乐中听见了在其他任何人的作品中所听不到的游戏艺术。美的游戏的前提是,怀有对万事万物之中心点——因为怀有对开端和终结的童稚般的认知。我听到莫扎特由此一中心点之中走出来,从此一开端和终结两个方面游戏着,我听到他为自己所设定的局限,因为正是这种局限赐予他以欢乐。当我听他的音乐时,这局限也给我以欢乐,给我勇气,给我安慰。其他任何音乐家都无缘为此而听到我说的一句话,这句话便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只对莫扎特表示景仰。

(本文原载于1955年2月13日

《新苏黎士报》星期日版

《读者答问》栏)

致莫扎特的感谢信

亲爱的乐队指挥兼宫廷作曲家先生！

最近，有人突发奇想，请我与另外几个人一起为他的报纸写一封“致莫扎特的感谢信”。最初，我摇了摇头，目光不由投向废纸篓。可是，大凡与您有关的事，我是很少表示拒绝的。而且，您生前不是也曾不只一次地写过这类奇特的信吗？我为什么不可呢？您今天所在的地方，人们彼此间的了解，甚至对我们的了解——由于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阻隔——必定胜过我们这里。所以，我本来就不怀疑，您早已知道，我从记事的儿时起便对您怀有感激之情，而且今后仍将感激您。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落墨成文，让您亲自看到我对您的感激呢？

首先，我必须作两点解释。其一，我是一个新教徒。据说，您曾说过，他们也许不能正确理解洗却尘世罪孽的上帝羔羊（Agnus Dei, qui tollis peccata mundi）这句话所包含的内容。请您原谅，现在您对此很可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并非要用神学折磨您。您想得到吗？上个星期我千真万确地梦见了您。在梦中，我不得不对您考试（无法解释出于何种必要）。使我伤

心的是(因为我知道,您绝对不可不及格),就我提出的问题“何谓‘教义学’和‘教义’?”我从您口中竟然未获得一个字的回答!! 尽管我和颜悦色地向您暗示,让您想想您的——也是我特别爱听的——弥撒曲。这是个愉快的插曲,让我们不再去管它好吗?

令人伤神的是另外一件事。关于您,我曾读到,您在孩提时代就只乐于听行家们的赞美。您知道,人世间除音乐家外还有音乐理论家。您自己是集两者于一身,而我却两者都不是,既不会演奏乐器,也不懂和声学,对“对位法”的秘密更是一无所知。尤其是那些音乐理论家们——为了撰写一篇纪念您诞辰的演说稿我正在试图去破读他们写的有关您的书——真正让我感到害怕。而且,我面对这些专家们的研究成果真正非常担心:倘若我还年轻并有幸学习这门学科,说不定也会与阐释您的创作的某些最重要的理论家发生冲突,正如40年前我与我的神学导师们所发生的情况那样。但是,无论怎么说,在这种种情况下,我作为外行应如何才能表达对您的感激之情,换句话说,应如何才能让您高兴呢?

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也曾读到,您有时也为那极普通的人几小时几小时地演奏,只是因为您注意到,听您的演奏对于他们是极大的快乐。所以,过去和现在,我每次恰恰也是以我快乐的身心来聆听您的演奏。我竟是如此天真,我甚至不敢肯定,在维策瓦和圣·福克斯将您的生平和创作所划分的34个阶段中哪一个阶段的您离我最近。可以肯定的是,您在1875年左右已经崭露头角了,大致如此吧。我向您承认——这绝非有意气您——我并不是听了您的《唐·乔万尼》和您最后创作的交响曲,也不是听了您的《魔笛》和《安魂曲》以后,而是在听

了您的《哈天纳小夜曲》和《第十一嬉游曲》以后，实际上是在听《巴斯蒂安与巴斯蒂安娜》的时候，就感动得不能自己了，而且从此欲罢不能。可见，您引起我的兴趣和受到我的爱戴并非从人们将您作为贝多芬的“先驱”而称颂的那个创作时期开始的！我所要感谢您的，简言之就是我发现不论何时听您的音乐，我都被置于一个美好而有秩序的世界的门槛之前，这个世界不论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在雷雨交加之时，不论在白天还是在黑夜，都保持其美好和秩序，而我作为 20 世纪的人，每次都从中获得勇气（而不是傲气！），获得速度（而不是超速！），获得纯洁（而不是单调的纯净！），获得安谧（而不是懒散的静止！）。有您的音乐的辩证法萦绕耳际，人们既可以使青春永驻，也能够让憩境到来；既可以工作也能够休息；既可以得到快乐也能够宣泄悲伤。一言以蔽之：人们能够生活。现在，您比我更清楚，为了生活仅靠音乐是不够的，哪怕是最优美的音乐。然而，确实存在着（事后和暂时！）有益于人生活的音乐，也有另一种于此罕有帮助的音乐，而您的音乐便帮助人们生活。因为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这一点，1956 年，我虽然将满 70 岁，而您此时却作为二百岁的先辈徜徉于我们中间；还因为我记得，我们这个愈来愈蒙昧的时代正需要您的帮助，所以我对您怀有感激之情，感谢您曾经存在，感谢您将短短几十年的生命全部献给音乐、谱写音乐。现在，您仍然以您的音乐永生于世。请您相信，千万双耳朵、千万个心灵，不论是学有所成者，还是像我这样的学无所成者，仍然并且永远喜欢聆听您的音乐——而且不仅只是在您的周年纪念活动中。

您现在所在的地方演奏什么音乐，我只能作概然推断。我将我这方面的推断表述出来便是：我不敢十分肯定，天使们在

8 致莫扎特的感谢信

赞美上帝时是否演奏巴赫的作品。但我可以肯定，倘若他们私下聚在一起的时候将演奏莫扎特的作品，可爱的上帝这时也会特别愿意倾听他们的演奏。当然，我作的这一推断也许是错误的。不过，您对此情况的了解反正比我更加清楚。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只是为了向您形象地表述我的看法罢了。

真正属于您的

卡尔·巴特

1955年12月23日于巴塞尔

（此文原载于1956年1月21日
《卢塞恩新闻》周报《读者问答》栏）